

中

國

歷

史

寶

庫

枯榮之間

明 代 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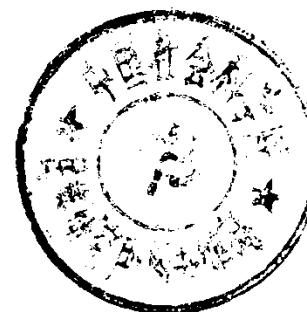
劉 新 風 著



K2
C2

K20/K248

C204/11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0069873

中華書局

WT65114



中國歷史寶庫

□ 主編：柴劍虹
□ 著書策劃：鍾潔雄
□ 責任編輯：盧建業
□ 美術構成：Meditia

枯榮之間—明代卷

□

著者

劉新風

□

出版／發行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-5F 2樓

□

印刷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

海濱工業大廈4樓B1

□

版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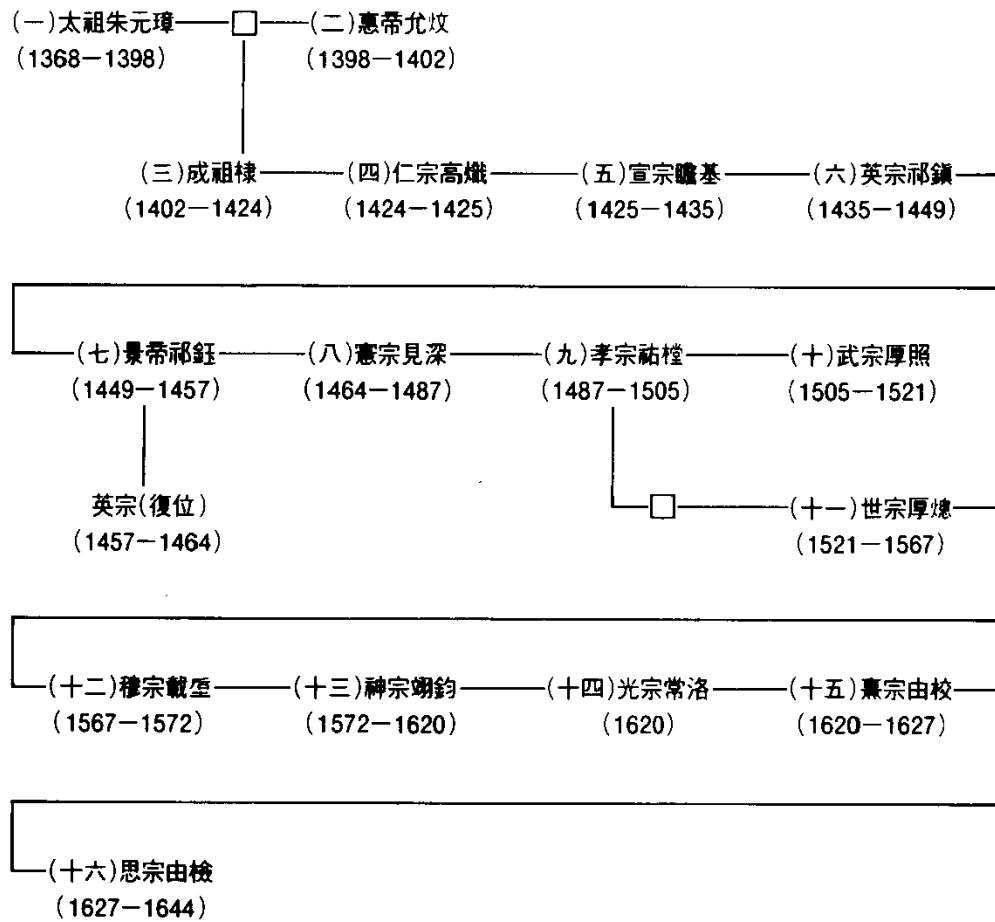
1992年10月初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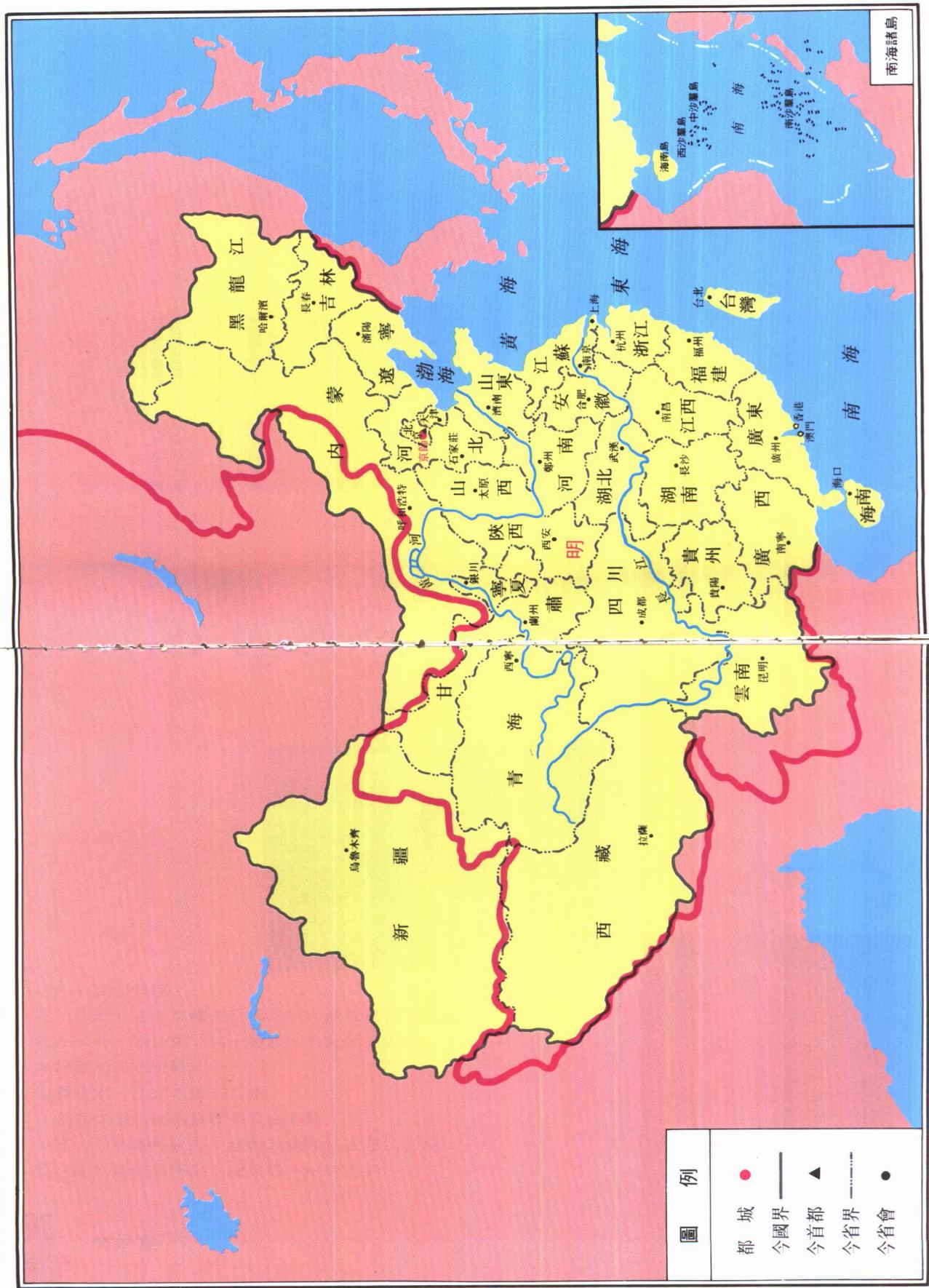
©1992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□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672 7

明 帝 系 表





明代疆域圖(1433年)



歷史現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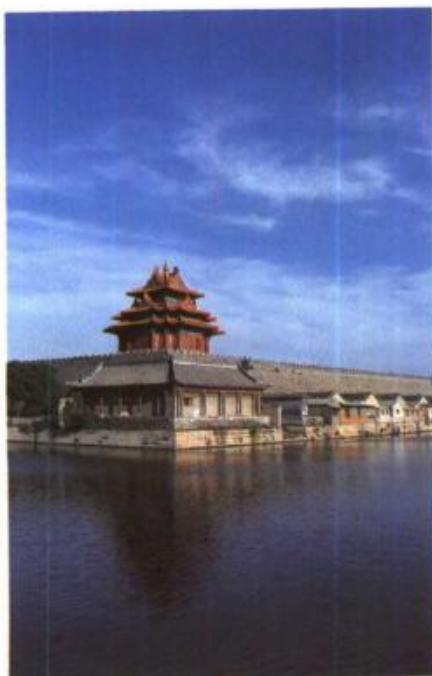
紫禁城

明代第三個皇帝朱棣（明成祖）下令營建，在一四二〇年基本完成。紫禁城是明、清兩代的皇宮，是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築羣，環顧中外，可說是舉世無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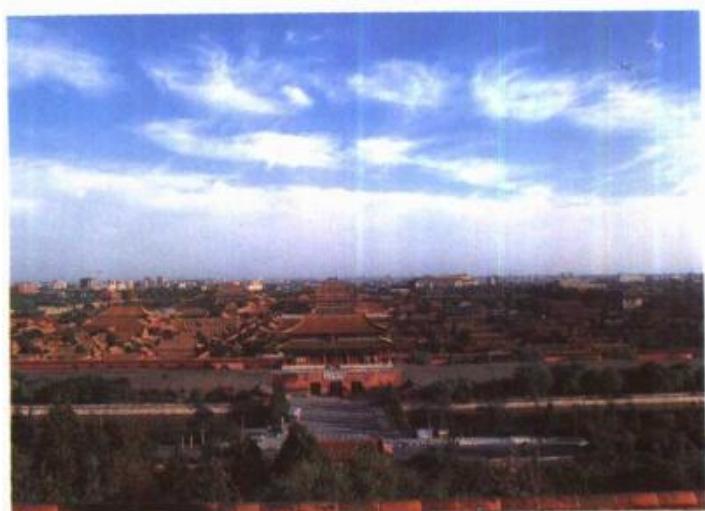
紫禁城所佔的面積約七十二

萬平方米，屋宇總計九千多間，周圍的宮牆長約三公里，四角有矗立的角樓，外圍有護城河環繞，防守上固若金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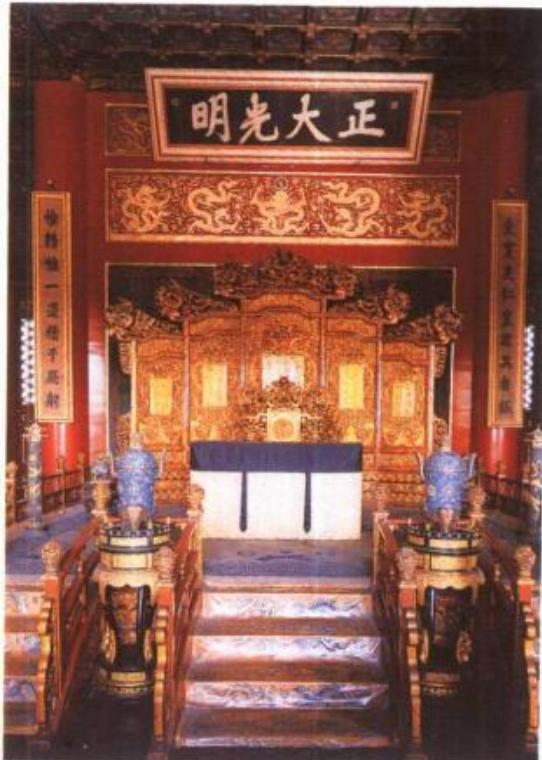
故宮角樓



紫禁城全景鳥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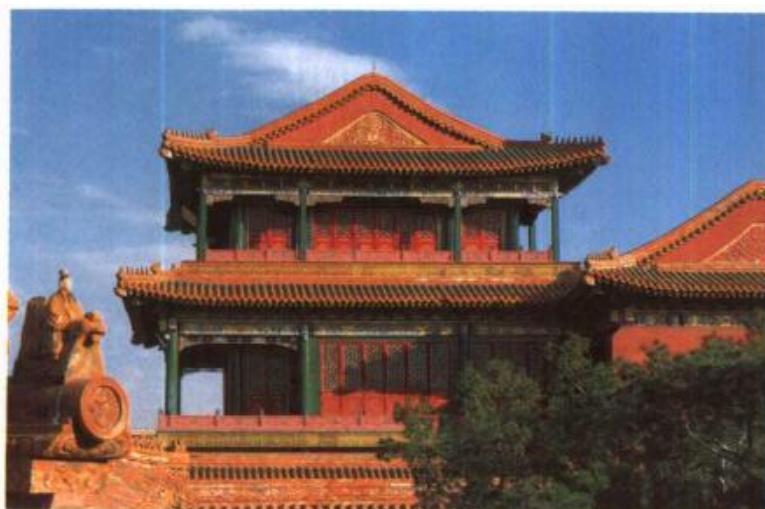


紫禁城內的建築，金碧輝煌，雕樑玉砌，佈局有致，顯示出磅礴的皇者氣派，經過數百年，依然存在着恢宏之勢。



乾清宮內景，
是明代皇帝的
寢宮。

金碧輝煌的
暢音閣，
是皇帝聽戲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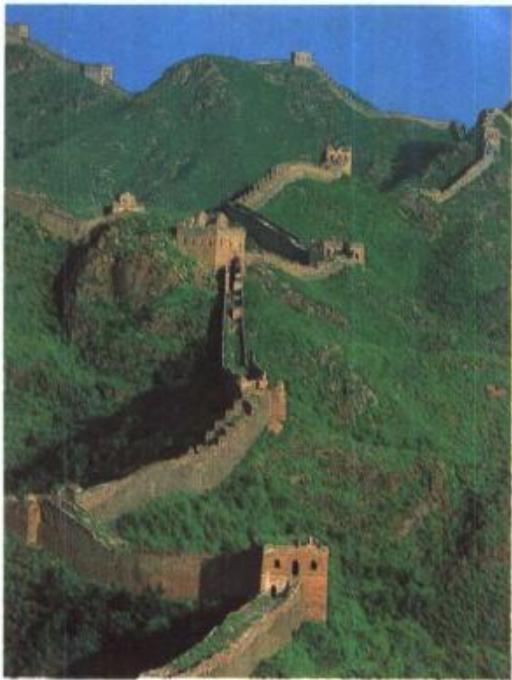




歷史現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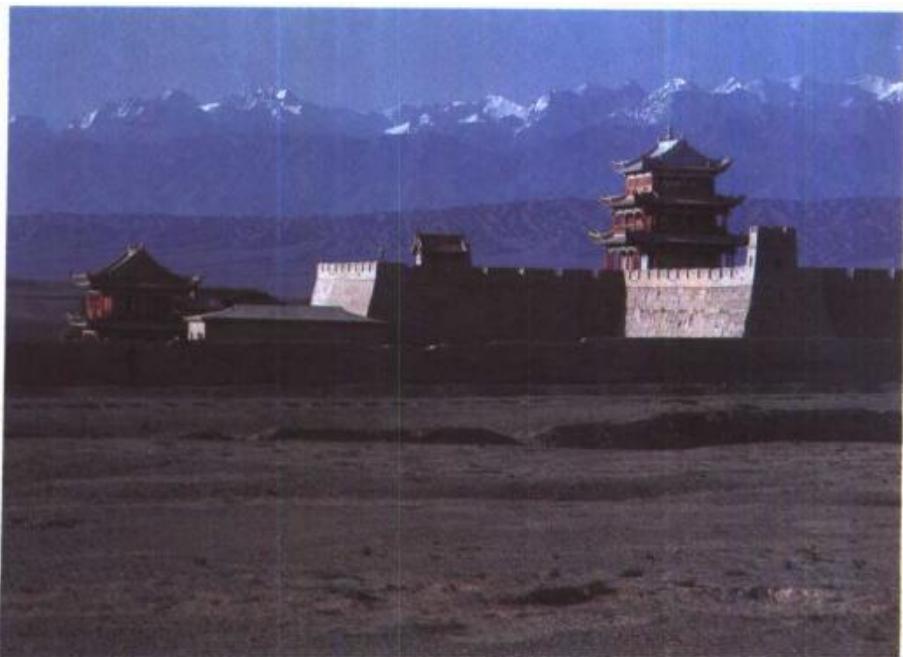
明長城

萬里長城自秦始皇始建，其後不少朝代都曾經修葺及加建過，而明朝是中國歷史上大規模修築長城的最後一個王朝。現存比較完整的八達嶺、嘉峪關、慕田峪、山海關、金山嶺等段長城，都是經過明代的修築。



北京金山嶺長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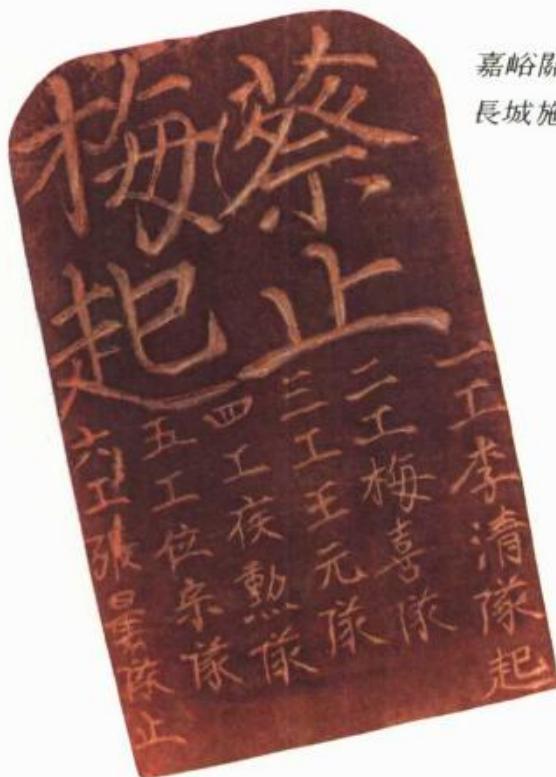
長城西端嘉峪關



北京八達嶺敵樓



嘉峪關出土的
長城施工碑記



明代的長城自中國東部遼寧鴨綠江邊一直延伸至西部甘肅的嘉峪關，全長一萬五千華里。採用「分段包工責任制」興建，有各級的檢驗制度，明中葉後，並把包工單位、工程量、施工時間及負責人姓名刻在石碑上，嵌於城牆中。



歷史現場

科學技術

明代的科學技術，在中國史上是較為燦爛的年

代，除了中國學者的研究外，外國科學觀念的輸入，也構成了觀念上的轉變。明中葉以後，

人才輩出，許多著作，一直發揮影響，直到今天。

傳教士利瑪竇來華，曾與士

大夫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德原著的《幾何原本》，

此書不僅介紹了西方數學的幾何體系，其中一些中文的數學用語及名詞，一直沿用到今天，如「三角」、「幾何」等。

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，是中國

製造業的權威著作，記述了紡織、造紙、冶銅、煉鐵、採煤、製糖等等的科學技術，並且

繪有插圖，是一部極有價值的科學技術著作，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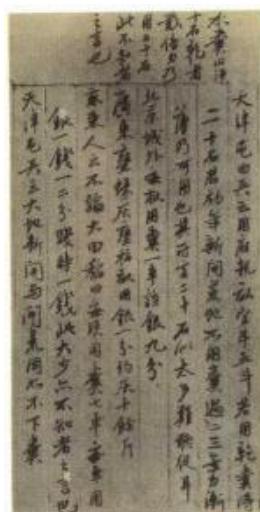
徐光啟的《農政全書》，記錄了水利、農器、田制、農業等十二個門類的農學知識，保存了歷代流傳的農業科學資料，是一部有關中國農業生產



徐光啟

《農政全書》

手稿



《幾何原本》

書影

的重要文獻。

徐霞客，以三十多年時間在中國各地作實地考察，走過十六個省份，寫成了詳細記錄各地山川河流、氣候植物、地質地貌的《徐霞客遊記》，也是地理學史上的經典著作。

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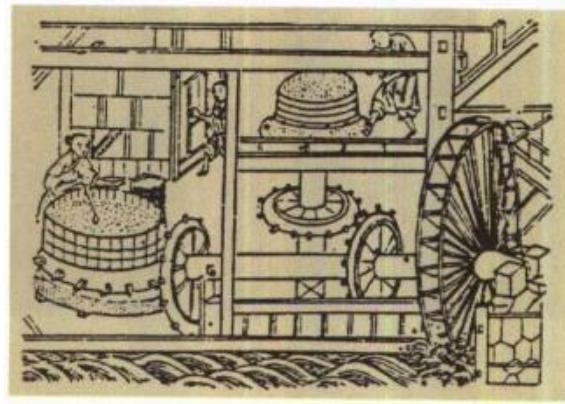
徐霞客



徐霞客考察時
所寫手稿



挖煤（《天工開物》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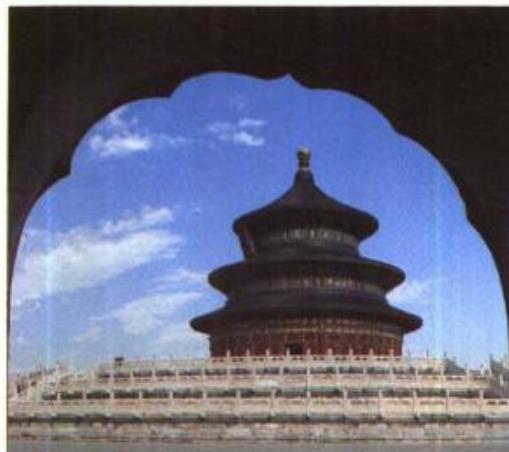
連二水磨（《農政全書》）



北京城 歷史現場



德勝門箭樓



天壇祈年殿

現在北京城規模的建立，主要是明成祖自南京遷都至北京後開始經營，而現存的許多古建築，都建於明代。

北京城原有極為宏偉的城牆，在五十年代因建設而拆除，今日只餘下幾個城樓，德勝門便是其中之一。

天壇，建於明代永樂十八年（一四二〇），是皇帝祭天祈穀的地方，有兩重牆，形成內外壇，壇牆南方北圓，象徵着天圓地方。

社稷壇，明永樂十九年（一四二二）建成，是皇帝祭祀社（土地神）稷（五穀之神），祈禱豐年的地方。

皇史宬，明嘉靖十三年（一五三四）建成，是皇家的檔案庫，保存各朝的實錄、聖訓、玉牒及其他的重要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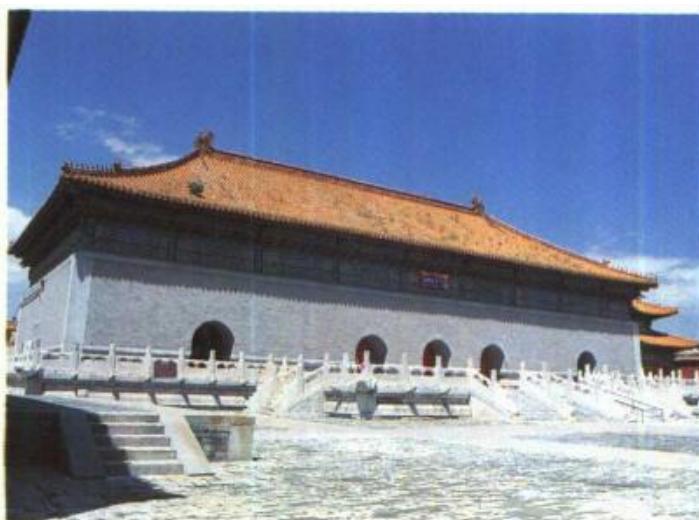
觀象台，建於明正統七年（一四四二年），是明清兩代觀測天文氣象的中心，現在台上還陳列着清初天體儀、象限儀、赤道經緯儀等天文儀器。



觀象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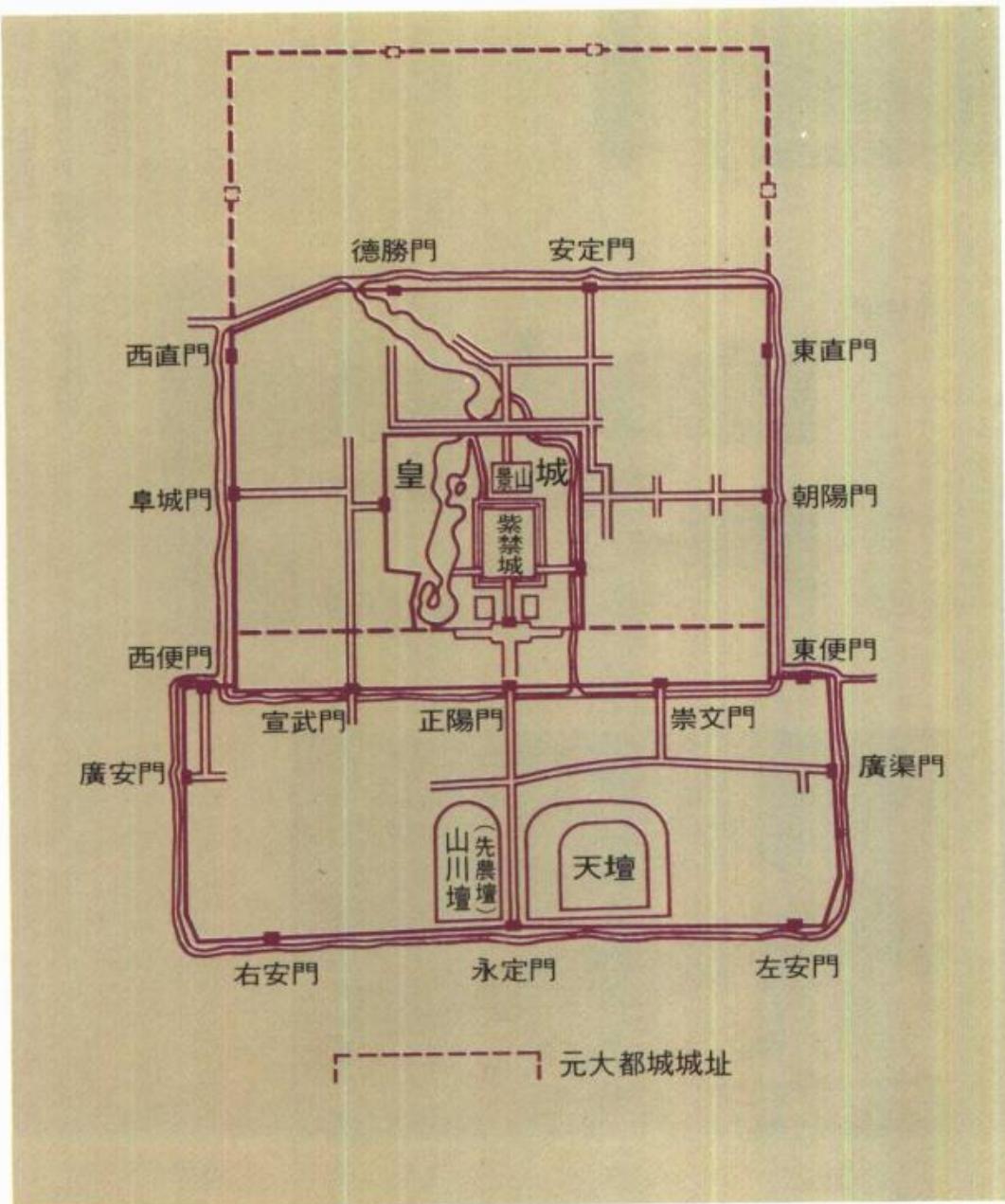
社稷壇



皇史宬



明代北京城平面圖



主編的話

當年，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，發出了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的感嘆。後人大約受此影響，總愛將歷史比喻成「奔騰不息的長河」。可是，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，水深難測。自有人類社會以來，從古到今，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，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，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，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，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之外，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，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之上，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。中國古代良史有「秉筆直書」的美譽，其實（恕我直言），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「水份」，譬如《左傳》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，《史記》名篇《魏其武安侯列傳》中的「灌夫罵座」，都有明顯的虛構。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《世界史》，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，實際上也是一種「模糊史學」。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史傳篇》中指出：修史

者要「表徵盛衰，殷鑒興廢」，「舉得失以表黜陟，徵存亡以標勸戒；褒見一字，貴逾軒冕；貶在片言，誅深斧鉞。」可見主觀性極強。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，故而「追述遠代，代遠多僞」、「記編同時，時多詭」。可見「實錄」不易，失真度很高。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

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，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、有所抑揚、有所增刪，他們在記錄、開掘歷史的

同時，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，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

了。二十年前，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《賀新郎·咏史》詞：

古史從頭看。幾千年，興亡成敗，眼花撩亂。多少王侯多少賊，早已
全都完蛋。盡成了，灰塵一片。大本糊塗流水帳，電子機，難得
從頭算。竟自有，若干卷。書中人物千千萬。細分來，壽終天命，
少於一半。試問其餘哪裏去？脖子被人切斷。還使勁，斷斷爭
辯。簷下飛蚊生自滅，不曾知，何故團團轉。誰參透，這公案？

這真是一針見血！

宋神宗趙頊在爲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所作序的開頭說：「朕惟君子多識

前言德行以畜其德，故能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。」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，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，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，即：增添文史知識，加強品德修養，豐富日常生活。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，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，只折射出一種顏色。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，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
因此，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「中國歷史寶庫」叢書時，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：作為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，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，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「階級鬥爭史」；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，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，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。這個想法，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。理由很簡單：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、一種色彩。假如去看達·芬奇(Leonardo da Vinci)的畫展，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《蒙娜麗莎》，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，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。

這套叢書的作者，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。